



责编 薛胜吉 李 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 斌 排版 韩 婷

◆ 魏邦良

挂在睫毛上的彩虹

那时候，女儿刚学会走路。她妈妈领着她常在学校操场那里玩。一位女校医，出于好意提醒孩子妈妈：“你家孩子的小腿一粗一细，是不是去医院看看？”

我们带着女儿去了本市人民医院，一个男医生，一边慢条斯理享用早餐，一边漫不经心打量一下孩子的腿，嘟囔一句：小儿麻痹吧！我当场如五雷轰顶，但随后就醒悟，孩子能正常走路，怎么可能是小儿麻痹，再说小儿麻痹的疫苗早打了。没听他胡扯，掉头而去。

在医院工作的友人，介绍了一位“骨干医生”。拍了片子，“骨干医生”和他的几位助手对着片子足足研究了快一个小时，诊断为髋关节出了点问题，要做手术，然后再用国外进口的一种器械将孩子腿固定，在床上躺几个月就好了。他补充了一句，价格有点贵。他说得轻如鸿毛，我们听了心情沉重。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天天在操场活蹦乱跳，现在却要做手术，还得让她双腿固定躺床上三个月，这种折磨她受得了吗？我反问：她明明行走自如，为何还需做手术？“骨干医生”语重心长：以后慢慢会变形的。

抱着孩子坐公交回家，我和孩子她妈一言不发，表情凝重。我们不完全认可“骨干医生”的话，但“骨干医生”的资历和身份又让我们不敢轻易怀疑他诊断的权威性。一时间，无所适从，只能沉默无语。

孩子回家后，我们轮流抱着她，怕她下地行走加重“骨干医生”所说的病情。但孩子刚学会走路，一个劲要下地玩，我们变着法子哄她，试图让她忘记下地行走这件事。不愿面对，又无法逃避，手足无措，无可奈何。

她那时很小，不懂事。但从我们凝重而异样的表情中，她还是觉察或感受到我们内心的某种不安，只是年幼的她还无法表达她的觉察和感受。

正值暑期，我直接睡地板上，孩子睡床上。本

来每天日上三竿，她还在呼呼大睡。但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她就醒了，扒在床沿，眼睛睁得溜圆，轻轻喊我：爸爸，爸爸。她从来没有那么轻声地喊过我，也从来没有那么懂事地盯着我。本来就无所适从，听着孩子故意压低的声音，面对她若有所求的眼神，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心碎了。我努力微笑起来，起身坐在她身旁，慢慢把她哄睡着。

不敢怀疑“骨干医生”的权威，但也没有轻易接受他的好心建议。听说本市另一家医院骨科不错，有一位口碑不错的医生。这位医生确实难得，不是因为他医术多么高明，而是因为他非常诚实。他看了片子，又对孩子两腿的力量作了测试，慎重地给出结论：骨头肯定没问题；但两腿粗细不匀，原因不明。他建议我们去上海大医院看一下。

那时候去上海并非易事。孩子妈妈通过电话，预约了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专家号。就诊那天，人很多，快到正午时，终于轮到我们。在儿童医院重拍了片子。专家旁边的实习生，先简单看了一下片子，说正常，就递给专家。专家年近七旬了，看了看片子，说骨头没问题啊。我们问：那两腿怎么粗细不一？专家的回答云淡风轻，这很正常，有人四肢天生不对称啊。专家有点不解地看着眉头大展的我们，仿佛觉得我们专程为此而来有点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了。专家挥挥手，一锤定音：这个不用看了。连日来充塞在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来不及吃中饭，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刚进学校，就看见孩子的奶奶在路口那里等着，我第一时间脱口而出：正常。我知道，孩子奶奶对孩子的担心、和我们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也不是先天不对称。问题出在鞋子上。那时候，我们心血来潮给孩子买了双特点鲜明的鞋子。一只用力踩会发出响声，一只不响。于是孩子走路，会经常用力踩那只发出响声的鞋子，时间长了，两腿用力不均，就一粗一细了。后来换

了鞋子，很快，两腿粗细一模一样了。

小孩在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期间，常感冒。感冒，再正常不过了。但我家孩子感冒，往往伴随着喘，说喘，也不太确切，就是她嗓子发出类似喘的声音。尤其晚上，这种声音让我忧心忡忡，彻夜难眠。其实可能根本没啥问题，这种声音完全不影响她呼呼大睡。一次在妇幼保健院打点滴，我发现医生在葡萄糖水里注入一种药叫氨茶碱，立竿见影，第二天孩子就没发出那种类似喘的声音。

当时住郊区，去市区医院看病实在太麻烦。一次孩子又感冒了，为省事就去了郊区农村一家私人诊所打点滴。我对赤脚医生说，上次用氨茶碱好像效果不错。没想到这个赤脚医生，从善如流，真在葡萄糖水里注入氨茶碱，问题是她把握不了用量，打点滴时速度又快，挂上水不久，孩子就说腿麻，一开始我们没当回事，因为打点滴总会有点感觉。但孩子很快呕吐，蔫头耷脑，我们和赤脚医生都慌了，赶紧停止挂水。把孩子抱回家时，她还是说腿麻，随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打开电脑一搜，瞬时毛骨悚然，因为有人因注入过量氨茶碱而致命。我们越想越害怕。她妈妈忍不住把孩子叫醒，想看看她状况如何。好在一孩子醒来后，腿不麻了，也有了胃口，给她吃了一点稀饭，她的脸色也慢慢恢复正常，已是夜阑人静，女儿因恢复正常越来越精神。

一番折腾，她妈妈太累，就先睡了，我看孩子圆睁双眼，睡意全无，就搜索枯肠，给她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完全胡编乱造，她却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早上醒来，孩子脸色还是有点苍白，但精神抖擞，嚷着要去亲戚家玩。她完全恢复了，而我长久地陷入胆战心惊中：如果孩子不说腿麻，如果我们迟一点停止挂水，后果不堪设想啊。即便事隔多年回忆这件事，我还是痛恨自己的无知，还是感谢命运对我们的眷顾。

隔山隔海寄乡思

头。街坊邻居过年累月朝夕相处，彼此知根知底，关系融洽平和，过着清苦而平静的生活。

犹记得，老楼院的过道大概一米来宽，因为房间过于狭小，这个狭窄的过道便被街坊邻居征用，几乎每户都在自家门口处搭建了煤灶子和能放开炉灶的小灶台，让本不宽敞的过道变得越发拥挤。但这也是老人家饭后，孩子放学后离家最近的一处休闲娱乐场所。每当夕阳西下，上了年纪的老街坊在过道上边拉家常边压腿锻炼，像我这样的学生娃娃则在自己家门口支条凳子写家庭作业，而旁边便是母亲挥洒着锅铲子做晚饭的忙碌身影。一个大杂院，有熙熙攘攘，有安安静静，也有嘈嘈杂杂，充满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变幻。

那时父亲的收入很低，生活物资匮乏，米面粮油等所有的物资供应皆要凭票证购买，家中生活愈发捉襟见肘。为了填饱肚子，我经常爬上贮水山挖野菜、摘槐花、去海边捡海带、挖蛤蜊……那时的记忆，恰似时而波光粼粼却又浪遏滔天的大海，激荡

花花着生

想到这些，我忍俊不禁，盯着那绿油油的花生苗，又疑惑不解：那长长的花生果长在哪里呢？拨开油绿的嫩叶，一朵朵亮黄色的花儿展现在我眼前，豌豆花儿般大小和形状，似细碎的阳光藏匿在叶间。原来，每一朵花儿开过后，都会长出一条细细的须，低垂着插进土里，孕育、鼓胀、成熟……长成一颗颗饱满的花生果，里面静静躺着一粒、两粒花生米，还有少数三粒、四粒的，被我们叫作三老头、四老头。

花生花生，原来是为了强调果实是花儿生的啊，花儿在风中，果实在泥里，花生啊，经历了云泥之别的不同人生阶段，才有了香甜可口的收获。

那时，我就像花生地里一朵阳光色的花儿，静静地绽放着青春，享受着绿叶的呵护温存。结婚时，被子的大红双喜字绸面上，鸳鸯在呢喃，牡丹花正艳。鸳鸯嘴边，牡丹花旁，散落着大枣、花生、桂圆、莲子，早生贵子的寓意。这些花中，花生最多，姑娘说，花生花生，花花着生。花花着生，在泮水河畔的这个小山村里，意思就是变着花样生，生个男孩，再生个女孩，花花着生，在围着红头巾的婶子大娘心里，就是子孙满堂的期望。

可在我的心里，花花着生，就是变了一个花样生存。

在婆家这个三面环山的小村里，一层层的梯田里满是砂质黄土，非常适合耐旱的花生和谷子。夏天，放眼望去，高高的谷子和矮矮的花生交相呼应，一抹抹绿色镶嵌在一块块绕山而建的弧形梯田里。山，像极了穿着绿条纹衫的健壮山里汉子。

花生，也可以花花着吃，婆婆会用它做各种饭食和菜肴：花生还没完全成熟时，可以把它脆脆的花生带皮煮着吃，鲜嫩可口；花生收获后，将花生米炒熟后搓去果皮，用擀饼柱擀成碎，加上红糖放上花生油搅匀，包圆形的发面包子，咬一口，软糯香甜；农历二月二，将白糖用水熬化，放上剥去果皮的花生米，轻轻翻炒，让每一粒花生米在白糖水中尽情洗浴，然后裹上一层霜衣，糖的甜，花生的香，融为一体；用花椒八角煮花生，加点儿焯好的翡翠芹菜，脆爽可口；油炸花生米更是下酒小菜……花生，用它的温润香脆、老少皆宜，吃法多样滋养着山村里朴实的人们。

而记忆中最特别的吃法，却是那次月夜劳

着童年的困顿饥饿，也孕育着新中国的百度待兴。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冬天，我背起行囊，带着青春的梦想，登上了前往云贵高原的列车。身后的小鲍岛渐行渐远，沿路熟悉的树木突然变得疏离。我时不时回头望一望，一种愁绪在心底慢慢弥漫、渐渐升腾，模糊了双眼。

记得临行前一晚，母亲五味杂陈地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为我缝制一方枕头，针线活极好的母亲在这一晚却时不时被针扎着手指，心中似有千言万语，但却什么都没有说。第二天，背着那方装满了母亲爱与不舍的沉甸甸的枕头，我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从军之路。

这一步迈出去，便是半个多世纪。从此，家乡变成了夜深人静时我在西南边陲的浓浓思念。此时此刻，坐在窗前，望着眼前这杯清澈醇厚的茶，我想转身仔细端详那段过往，但我却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呼唤，再也看不到那慈祥和蔼的双亲，再也找不回那个不停奔跑、无忧无虑的少年……

动时。

那年霜降后，我们回到小山村，帮婆婆切地瓜，晒地瓜干。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恰是晒瓜干的好时机。于是我们将几块梯田的地瓜都刨了，婆婆用擦捺连续不断地切，我们则把冒着白汁的地瓜干扬到地里，然后蹲下来，一页一页摆开，让它们尽情接受阳光的曝晒，蒸发掉水分，便于储存。薄暮时分，“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风夹着落叶到处喧嚣，空气里似乎满是水分……赶紧捡地瓜干！我们拎着筐子，弯腰把地瓜干一页一页捡进筐里……捡完所有的地瓜干时，风已经停了，皎洁的月亮从黑云里钻了出来，几颗星星也眨巴着眼睛看着疲惫不堪的我们，四野寂静，只有蟋蟀的叫声如潮水般涌来，或高亢嘹亮，或低沉宛转，宛若一场大型音乐会，偶有山鸡引吭噢噢一阵，似乎是在为音乐会捧场。

老公在地瓜地里挖出一个坑，薅来一小堆带着绿蔓的花生，捡几块枯枝，燃起一堆火，将花生放在火上烤，婆婆讲着老公小时候将邻居家种下的花生种子偷偷刨出来吃的趣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秋风吹过，宛如凉水泼洒，然而跳跃的篝火驱走寒意，烧烟的花生香气四散开来，仿佛向忙着演奏的音乐家们炫耀这一场人间烟火。天幕降临，星汉灿烂，淡月微云，群峰睡去，清溪醒来。寂静黑暗中，唯有一堆火、一种香，温暖着人间的寂寞。

花花着生，适当变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那一年，母亲去世，工作的失落，让我陷入无尽的迷茫，春节来临，我想换一个地方体验一下过年的感觉，于是，春节前夕，我带着过年必备的花生飞到厦门，婆婆讲着老公小学时候将邻居家种下的花生种子偷偷刨出来吃的趣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秋风吹过，宛如凉水泼洒，然而跳跃的篝火驱走寒意，烧烟的花生香气四散开来，仿佛向忙着演奏的音乐家们炫耀这一场人间烟火。天幕降临，星汉灿烂，淡月微云，群峰睡去，清溪醒来。寂静黑暗中，唯有一堆火、一种香，温暖着人间

偶然间看到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陌生阻止你认识陌生的事物，熟悉妨碍你理解熟悉的事物。”像花生一样，花花着生，变着花样生存，生活，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无论困厄还是顺境。



◆ 宋荣芳

蝉趣

记忆里童年的夏天，时不时下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村子的胡同里雨水汇流成河，大雨过后全村人不约而同排起长龙，到河边看奔涌而下的滔滔河水，成了一道雨后的风景。雨水多，地里就不干燥，地底下的知了猴可以不费力地破洞而出，知了的叫声也就更加热烈。树林里的知了猴一到傍晚时分就蠢蠢欲动，吃完晚饭耐不住燥热的人们为了消磨时间，都会拿起手电筒向河边那片杨树林走去。

天还没有暗下来的时候，人们在地上寻找那些知了猴用前爪勾开的地洞。没钻出的洞似破非破，薄薄的一层裂开土罩着，如果你用手指轻轻一捅，浮土会掉进去，继续向下探摸，手指感到一个地里的小精灵用前爪挠你一下，那种惊喜不言而喻，这是“众里寻你千百度”的相遇，注定让人欢喜让人忧。好不容易冲破黑暗来到世界走一遭，却让人守株待兔，心疼知了猴一秒钟。

知了猴也有聪明和憨厚之分，遇到聪明的知了猴，在你手指和它亲密接触之后，马上感觉到它扑通掉到洞底的声音，再努力用手指触摸已经感觉不到了。憨态可掬的知了猴真是讨人喜欢，它会很配合地用前爪勾着你的手指，像找到一棵救命稻草，岂不知被捉出来接着进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袋子里。躲在洞里的知了猴还得想办法让它出来，没有耐心等待，就把洞口的土扒开一些，洞变浅了，只是用手指再也感觉不到它那小爪啦，只摸到一个滑滑的身体，弄疼了它偶尔也会反抗，当它再次伸出前爪时，毫不犹豫像势把它提起。

天渐渐暗下来。这些洞也看不清了，这黑咕隆咚的时刻是知了猴与时间和生命赛跑的黄金时间。找好目标用最快的速度达到树顶，寻找的人们只能望尘莫及。这时的季节了鸣唱的幸福。那些动作迟缓的大多数逃脱不了纷至沓来的人们的围攻捕捉。夜深了，人也累了，大家陆陆续续散了场。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叽叽喳喳讨论着当晚的收获。

天越热，知了越兴奋，鸣声越高亢，那叫声排山倒海灌入耳朵，我们开始了粘知了的准备工作，洗面筋在大家午睡时悄悄进行着。先把一勺面活成不硬不软的面团，接着放在盛满清水的碗里，不断地冲洗揉捏，把洗过的面粉水一次次倒掉，直到洗得水清澈为止，面筋算是洗好了。这时的面筋手指一捏既有弹性又有像胶一样的黏稠才算合格。面筋用塑料袋包着，防止失去水分变干。找根长长的竹竿，在竹竿的顶端拼接一段细长笔直的枝条，枝条的最顶端缠上几圈线，再撕一块面筋缠在线的周围，扛起竹竿肩负神圣使命一般，向着林子深处，蝉鸣最热烈处奔去。

粘知了是个技术活，特别是粘高处的知了，得把竹竿拿稳了，越是靠近手越不能抖动，轻微的抖动都可能“打草惊蝉”。寻到目标后，要瞪大眼睛，紧紧握住竹竿，屏住呼吸轻轻从背后偷聚，竹竿的顶端靠近了时稍稍停顿一下，接着慢慢顺着树干把竹竿向前移动，接近知了翅膀时，要毫不犹豫干净利索地将竹竿向知了推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粘个知了猝不及防。扑棱棱地扭动的身体和绝望的鸣叫声，在树林里回荡。我们憋得通红的脸上挂满骄傲。赶紧撤回竹竿把挣扎了的知了翅膀和面筋分开，顺势塞到袋子里，满怀喜悦寻找下一个目标。熟能生巧，一次次失败中锻炼了本领，伙计们技术好的有时一次能粘两只知了，两只知了在竹竿顶端扑棱鸣叫让人好生羡慕。

一个中午下来，袋子里黑压压一片，面筋也基本用完了，头一直昂着也酸痛起来，而且还有一丝晕眩，这才感觉到口干舌燥，浑身无力。但看看那袋子里的战利品，扛起竹竿，哼着小曲加快回家的脚步。“风餐露宿栖高枝，引吭高歌不停息。”儿时的乡村，整个夏季好像都是蝉的世界。